

坚城

安雷 著

内蒙古

出版社



坚城

安雷 著

内蒙古出版集团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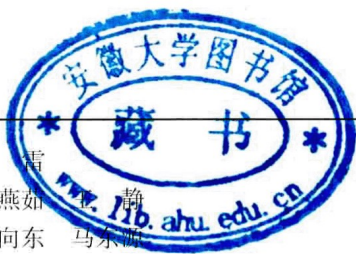
坚城 / 安雷著. - 呼和浩特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14.9

ISBN 978-7-204-13116-7

I. ①坚… II. ①安…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34243 号

坚 城



作 者 安 雷
选题策划 马燕茹 李 静
责任编辑 李向东 马东源
责任校对 董丽娟
封面设计 马东源
封面绘画 艾妮莎
出版发行 内蒙古出版集团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中山东路 8 号波士名人国际 B 座 5 楼
网 址 <http://www.nmgrmcbs.com>
印 刷 内蒙古爱信达教育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0.5
字 数 177 千
版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4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204-13116-7/I · 2573
定 价 28.00 元

图书营销部联系电话:(0471)3946299 3946300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联系电话:(0471)3946120 3946169

初春的归绥依旧是冷冷的。

雪霁初晴，旧城大南街西侧大召寺斑驳的红墙在白雪的映衬下显得比以往鲜亮许多，神秘中暗藏肃穆。田子舒从藏经阁出来，沿着大雄宝殿右侧长廊朝这边走来。刚才同哈斯的一番谈话让他的心情有些复杂，仿佛此时的天气。雪，停了，化了，空气朗朗的，但时而泥泞时而光滑的路并不好走。一阵夹着雪花的风迎面吹过来，他把米色的围脖缩进深咖色的羊毛大衣里，加快了脚步朝北剪子巷里的绥远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的方向走去。

田子舒是田家老大田玉轩的公子，田家是归绥城数得着的富商。他们的故事得从老爷子田文林说起。



第一章

田文林懒散地坐在圈椅里，一身青灰色的绸缎长袍，干净利落，刚剃了头，很是精神，面颊清瘦但肤色滋润，细长的眼睛含着善意透着精明。他一只手轻抚着圈椅向外翻卷的圆头扶手，用每一道掌纹体验、琢磨着红木的圆润。或许是抚得时间长了，倒不知是手心柔润了红木，还是红木沁润了手心，圆头扶手泛着细腻的光泽，似是有了体温。田文林的心里感到一种久违了的祥和与舒适。另一只手端着沉甸甸的茶盏，金骏眉清爽纯正的香气幽然而来，这是他的最爱。这最爱，与其说是这盏中的茶，不如说是这盛茶的盏。这是只宋代建盏，建盏历来是品茗上茶的至尊茶具，口大底小，很是敞亮，显得包容和大气；颜色褐中蕴黑，手感沉稳厚重，衬出饱满和自信。厚重，是田文林喜欢它的重要原因，这分量让人觉得心中特别有底。在这茶盏里当然须用小井冷泉急火烧沸，冲之以武夷山上等金骏眉才相衬。细细品着，先是舌津口润，然后便是身心体验着凝重和清爽了。

田文林脱口念出两句诗：

轻涛松下烹溪月，

含露梅边煮岭云。

这是陆廷灿的《武夷茶》。听松涛层层涌来，看露映点点梅花，烹溪下之月，煮岭上白云，这是怎样的魄力和境界啊！田文林玩味着、体验着，竟渐渐地觉得自己的心胸也宽了许多。

晌午的阳光无遮拦地穿过窗格，掠过原木色核桃木的九格钱柜，落在深栗色紫檀木的八宝柜上，柜子上精致的描金反射着光泽，原本隐约的牡丹花纹不露声色地显现出来。错落的光影让屋内更显出了层次。这房间里的大小物件，

有的是田文林祖上传下来的,有的是他相中了从天南地北运回来的,还有的是他请了工匠精心设计制作的,那可是件件有故事,款款有讲究。袅袅水汽在光柱中聚散游荡,田文林的目光渐渐从盏口漂浮的一叶茶移散了开来。

前几日有消息传来,从湖北购得的川字牌砖茶已在新店码头顺利装船,经长江运至汉口,由陆路往北。一路波折,虽有几股强盗骚扰,但凭着田家的声望、玉轩的机敏和赵向义的威名,一路走来,还算顺利,只破费些酒钱,眼下已到了太原府。想到这些,田文林的嘴角不由地往上提了提,脸上露出不易察觉的笑容。

田文林放下茶盏,长长地舒了口气,身子向后靠了靠。从南方贩茶至北方,从北方贩马至中原,是田家祖上就做的生意。砖茶是北方草原牧区生活之必需,应急时还可充当货币,有一块砖茶一块银之说。贩马主要是为朝廷军用,多用作战马。最让他得意的是,田家曾多次为僧格林沁的骑兵补充战马。他欣赏这位横刀立马的英雄,做这生意让他觉得自己身上也多了些英雄气概,更何况还挣足了银子,在朝廷中还有了好名声。

田文林瞅准了商机,加上精明的头脑和良好的信誉,几年间田家在山西忻州一带已是声名鹊起,很是响当。忻州县令自然也就成了田家的常客,当然,每次来访都是满载而归。田家也乐得其所,一方面结交官府,茶引等自不必说,另一方面捐银助事,也为大清出点力,心中实也有所慰藉。

中断多年的茶路重新畅通,说明南方战事趋缓,天军的残余势力渐无踪迹。这几年的战乱搅和得田文林不能顺当地做生意,不但没赚到多少银子,还常有意外损失。他审时度势,减少了长线的生意,靠着多年的积蓄和信誉开了间票号。无奈世道不好,大家生意都难做,票号也只得些微利,也就维持田家老小的生活不受制。重新联络好这趟生意,终于让田家看到可以重新振作起来的一缕阳光。更让田文林看重的是,这是玉轩第一次南行做生意。他本该亲自出马,带带这孩子,奈何这腿上的风湿犯得厉害,走起路来膝盖疼得钻心,只好派温掌柜和赵向义陪着玉轩走,一个在生意上能帮衬玉轩,一个是贴心的保镖。儿子大了,也该历练历练,田文林宽慰自己。话虽这么说,他人在家,心却一直跟在路上,每日里盼着南边的消息,惦记着生意,更惦记儿子。眼瞅着儿子快到家门,他稍稍心安,但什么事不到最后又怎能说成败,他要沉得住。

南方局势稍有平息,这北方可是另一番景象。

不知怎么又冒出个义和团来,先是“反清复明”,和清军打来打去,后经招抚

又是“扶清灭洋”，和清军和来和去，使得各自筋疲力尽、损失惨重。但不管怎么说，排异当先。最后义军在“老子怕谁”、“刀枪不入”的怪异想法和慈禧的怂恿下，放火烧了些教堂，杀了些洋人和教徒。

听说在京城，义和团还围困了东交民巷，一队义和团经过设在大栅栏的老德记西药店，队伍里有人嚷着：“是洋货，烧了它！”有些人便冲了进去，不知哪个踢翻了酒精瓶，也不知是谁点着了火，火光瞬间从老德记药店窜了出来，随即便引燃旁边的绸缎店，不一会儿大火随风势蔓延开来，往日繁华热闹的大栅栏成了一片火海，人们哭喊着四散逃离，大火烧了一天一夜，烧毁了四千余家商铺和民宅。

这义和团是怎么回事呢，让人搞不明白，但绝对有滥杀无辜之嫌。

田文林随手抄起管家于晋生揭来的传单：

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

劝奉教自信天，不信神，忘祖仙。

男无伦女行奸，鬼孩俱是子母产。

如不信仔细观，鬼子眼珠俱发蓝。

天无雨地焦旱，全是教堂止住天。

神发怒仙发怒，一同下山把道传。

非是邪非白莲，念咒语，法真言。

升黄表敬香烟，请下各洞诸神仙。

仙出洞神下山，附着人体把拳传。

兵法艺都学全，要平鬼子不费难。

拆铁道拔线杆，紧急毁坏大轮船。

大法国心胆寒，英美德俄尽消然。

洋鬼子尽除完，大清一统靖江山。

田文林长叹了一口气：“什么时候能太平啊？”

从京城那边也不断传来消息，大清和洋人宣战了。居然有谣言说大清战败，洋人得理不饶人，还要挟朝廷提各种赔偿条件呢。

尽管各种说法忽悠来忽悠去，田文林并没有把这些当回事儿，他相信朝廷，相信大清，相信自己。他把梳理精致的辫子习惯地甩在脑后，有些自言自语：“朝廷是谁，是大清啊。什么欧罗巴，什么法兰西，什么……听那国名，要多难听有多难听，能跟大清比嘛！还听说那洋人都长得尖嘴猴腮的，大白脸黄杂毛，还

没进化好呢。就凭他们？哼！”

其实，大清的长矛战不过洋人的枪炮田文林心里是知道的。

“老爷，香和纸钱都备好了。”进来的是于晋生。

“哦，知道了。按理说玉轩明天就能赶回来喽。”

“应该能，少爷他们前天就已到太原府了。”于晋生应着。

田文林问：“玉卓呢？”

于晋生忙回答：“读书呢。”

田文林挥挥手：“知道了，忙你的去吧。”

田玉轩是田文林的长子，今年十七岁，玉卓是次子，今年十三岁。田文林成家较晚，发妻刘氏貌美贤淑，为他育下两子，在生玉卓时难产大出血撒手离世。田文林与刘氏感情甚笃，这晴天霹雳让他痛不欲生，三日未进水米。让他深感自责的是，据说要是早一点送到教会医院人就还有救。可怜玉卓这孩子，一生下来就没了娘，田文林对玉卓的疼爱自不必说。

田文林给大儿子取名时是询了私塾先生的。田家在当地也算是富户，再加上仗义公道，和气处人，跟官府也有不浅的交情和渊源，背靠大树，该是满足了。可偏偏有那么几个破落乡绅，酸溜溜地红着眼议着：“我们祖上可是都有举人的，你田家呢？”

起初田文林并未把这当成一回事，笑笑便过去了。可时间长了他也觉得除了捐银更应该把儿子送去乡试，这样既有了功名又可直接为朝廷做事。基于这个想法，便给大儿子取名玉轩，并送出去读四书五经。

可谁成想事与愿违，玉轩读来读去认为《论语》中“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是他的心声：敬佩贤良，尽心竭力侍奉父母，为君之事可舍其身，交友要讲究信用。犹以“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一句更是法宝：虽然别人说他没学过，但我认为他是学过的，是他喜欢的感觉。《诗经》虽然有点意思，但毫无意义，什么“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什么“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聪明的玉轩从小就喜欢算盘珠子碰撞的噼啪声，有时甚至感觉那快慢有序的节奏声和自己生命的律动一同跳跃着，让他油然而生莫名的冲动。八九岁时，算盘打得已是随心所欲、又快又准。在田玉轩眼里，算盘是个万花筒，那里有千变万化的整个世界。他心算的本事更是让人瞠目结舌，就拿两位数相乘来说，他就有好多种简便的算法。

比如一个两位数乘以11。用63乘以11来说，就是6和3分别做百位和个

位,十位上的数是6加3等于9,结果是693。同样的23乘以11,就是2和3分别做百位和个位,十位上的数是2加3等于5,结果是253。如果十位上两数相加大于10就向百位进1,比如49乘11,其结果是539。

比如尾数相乘法,即被乘数加上乘数的尾数。就像12乘以13等于156。先把尾数相乘,2乘以3等于6,被乘数加上乘数的尾数12加3等于15,把结果相连等于156。

比如两个十位数相乘,首尾数相同,而尾十互补,计算方法是:头加1,然后头乘头为前积,尾乘尾为后积,两积连接起来,就是应求的得数。如26乘24等于624。计算程序是:被乘数26的头加1等于3,然后头乘头,就是3乘2等于6,尾乘尾就是6乘4等于24,相连为624。

.....

这是田文林无意中在玉轩的小本子上看到的。好多页,看得头晕。这小子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好像离科举应试远了点儿。

玉轩还总爱往温掌柜屋里钻,听温掌柜讲:“那砖茶是蒙古人的稀罕物,是选用鄂南山区优质老青茶为原料,通过好多道工序,形成紧结平整、色泽青褐的长方形状,所以称之为砖茶,茶色橙红清亮,香气纯正陈香,滋味醇和浓厚,具有特别的口感和风味。能生津止渴、清心提神、暖身御寒、消脂祛腻,神奇着呢。在蒙古人那儿,砖茶经沸水熬加牛奶而成奶茶,是生活之必需,有‘宁可三日无饭,不可一日无茶’之说。”

玉轩对蒙古马更是情有独钟。蒙古马是中国乃至全世界较为古老的马种之一。蒙古马身躯粗壮,四肢坚实有力,耐劳,不畏寒冷,适应力极强,易饲养。在战场上不惊不诈,勇猛无比,历来是一种良好的军马。在玉轩的梦里,草原辽阔幽静,河水潺缓流泻,蓝天如洗,白云悠悠。袅袅水雾中,一匹马若隐若现,这是一匹头大额宽、胸深而阔、背腰平直、肌腱发达、步伐敏捷、蹄质坚硬的蒙古马。阳光透过白云照着,在草原斑驳陆离的影像中,史诗《江格尔》把蒙古马铺展开来:

像火花似的闪耀,

气势磅礴。

像万马奔腾,

像万牛怒吼。

让那公牛和大象吓得心惊胆战。

人们一看那漫天的红尘,



就知道是阿兰扎尔神驹来临。

放开四蹄疾驰如飞，

两条前腿一跳，

跳过三座高山。

两条后腿一蹿，

蹿过无数的丘陵和平原。

它的毛色如火炭。

四腿脚间，

臀肉滚圆。

然而，最让玉轩佩服、尊崇的还是蒙古马的忠诚、坚韧和无拘无束。

因着对茶、对马的痴迷，小小年纪的田玉轩谈起茶道和马经来俨然是个行家。渐渐地，田文林从玉轩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他不再黑着脸让玉轩背什么《大学》《中庸》，而是常常引出这茶与马的话题，让玉轩讲个眉飞色舞。也许是上天的安排吧，让田家的生意后继有人。比起参科举求功名，田文林对这一点感到更欣慰。

玉轩这个天生的算盘脑瓜儿，这一趟两宗生意做得真是得心应手。虽然出门前父亲曾对艰险和利润的预见做了一番交代，但真正经历过也有了不同的感悟。他这一路的收获远远超出了父亲的期望。

此时此刻，田玉轩和温掌柜正在太原府的福隆客栈。

福隆客栈位于太原府城北，很有名气，途经这儿的商客大多在此歇息中转。前院宽敞整洁，门口楼檐悬挂的幌子翻飞着、舞动着、迎风飘着，后院两排库房，经常有货物倒腾出来倒腾进去，你进我出，来来往往，叫人眼花缭乱。再后面是马厩，马匹、骆驼总是满满的，时有牲畜的粪便味道传来。

楼上东侧的雅间里，田玉轩、温掌柜、赵向义围桌而坐，在一旁站着的霍三儿一边用毛巾擦着脸一边说：

“已经按东口货西口货分装了。按您吩咐的，东口货 27 块一箱，西口货 39 块一箱。大少爷，您看还有甚事？”

东口货是经东口（张家口）销往恰克图，西口货是经西口（归绥、包头）销往北方牧区。

玉轩眼神里流露出满意，“安排下面的弟兄吃饭吧，一路辛苦了，喝点酒，好

好歇息,明天好赶路。你也坐下吃吧。”玉轩说话干练,一路走来,这位少主子更添了沉稳的气派。

“我跟弟兄们吃了。”霍三儿应了一声退了出去。

几年前,霍三儿随父母走西口至忻州,父母因误食野菜中毒,不治身亡,后巧遇田文林,田文林收留了霍三儿并将其父母安葬。霍三儿和玉卓年龄相仿,模样生得虎头虎脑,心眼儿可透亮,机灵又懂事。平时总闲不住,不是上树掏鸟,便是爬墙偷枣,最爱舞刀弄枪。稍大一点儿,便跟着赵向义学得了赵家绝技赵家拳。赵家拳是赵家祖上在练习形意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形意即“取其以心行意之义”,此拳讲究心意诚于中,肢体形于外,追求动作幅度小,不声张,尚内敛一击致胜,并提炼出六字要诀:斩、捣、冲、挑、顶、领。最终达到不讲招,不讲相,动静无始,变化无端,虚虚实实,自然而然。

霍三儿年纪虽小,但在人们眼中,转眼之间已是大人了。

赵向义本是忻州赫赫有名的振远镖局的教头,有着一副好身手。由于连年战乱,镖局生意日渐萎缩,最后一单竟让天军劫了,船也烧了,从此振远镖局散了摊子。赵向义便投奔了田文林。

温掌柜是跟了田家多年的老人了,精明而且本分,无论田家是顺是逆,他都没想过离开。这一次跟随少爷出门,他明白老爷的心思,凡事先请玉轩拿主意,并不多言。玉轩倒诚意向他问询请教,敬重着他。温掌柜打心眼里替老爷高兴,替田家高兴,这又何尝不是他自己的幸事呢。

玉轩摇着折扇:“明天赵师傅即去西口,把货分送到归绥、包头,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最近我一直琢磨着,这茶路和马道是我们的命脉,归绥可以作为我们在北方地区的一个枢纽,父亲也有这样的想法。主要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归绥的生意量远大于包头,并且归绥、包头很近,很容易探得到。二是包头周边匪患猖獗,尤其是萨拉齐是远近闻名的土匪窝,总是让人提心吊胆。生意可以冒险,但人的安全是绝不可以冒险的。到了归绥,你去找卢老板,让他帮你寻个合适的落脚地,先安顿下来,过些时候我会亲自去。另外,你跟卢老板把我的意思说了,这生意是个双方得利的事,他会跟我们合作的。”

赵师傅连忙站起:“少爷,我是个粗人,给您打个前站、出出力气可以,这谈生意……我……我可不在行。”

“没有天生的行家,我看你行。”

玉轩示意赵向义坐下,接着说:

“做生意和做人一样，双方诚恳、交底、透明、公平、都得利就行。不要有顾虑，我了解卢老板，他购我们的茶，我购他们的马，彼此各让五个点。就按这个谈。”

紧接着又转向温掌柜说：“明天东口落老板的人就来取货，你就在客栈等。我和霍三儿明天就回忻州，还能赶上给我娘上炷香。”自玉轩娘去世后，每到祭日，田文林总要带着儿子给刘氏上香烧纸，玉轩惦记着这事。

正说着，店小二托盘进来，干净利落地把一坛陈年汾酒摆上了桌。汾酒的特点是入口绵、落口甜、饮后余香、回味悠长。四样小菜自不必说：酥脆的花生米、微酸的酿茄子、爽口的黄瓜、劲道的酿皮子。四个热菜还真讲究：清蒸黄河鲤鱼、羊蝎子、八珍烤乳鸽、醋烧莲藕，更有一份鸡蛋醪糟，一套清真什锦细点。每道菜荤素搭配，色香味俱全，玉轩闻到了家乡的味道，心里想，霍三儿这小子真叫个贴心，不用吩咐就给你安排得周周到到。是啊，进了山西地界，终于快到家了，这一路虽也尝了些各地的特色菜品，但最香的还是咱这家乡菜。

“这是老字号义源庆的醋，请慢用。缺什么您招呼一声。”店小二退了出去。

山西老陈醋是极有名气的，尤其是义源庆的醋，创于明末清初，大曲发酵周期长，醋酸发酵温度高，再经三伏一冬的夏日晒、冬捞冰，质地浓稠、醋味醇厚，是山西人佐餐之必备。无论是居家三餐还是名馆盛宴，醋是绝对少不了的，特别是老字号陈醋还能把席面提高一个档次。

田玉轩举起酒杯：“来，温掌柜、赵师傅，一路多亏二位，我先干为敬。”说罢便干了。

温掌柜、赵师傅也干了。三个人分别举杯敬酒。田玉轩的酒量究竟有多大，连他自己也不知道，无论是北方的烈酒还是南方的米酒，对他好像都不起作用，饮得再多也不会现出醉态，思维反倒更敏捷，账目算得更精准。他端起酒杯一饮而尽的豪气让生意伙伴平添了几分信任和敬意。

霍三儿掀帘进来：“少爷，都已安排妥当。对了，客栈老板说新来一唱曲儿的，是江南的，琴技出众，曲调高雅……”

田玉轩等三人喝得正酣处，温掌柜对霍三儿道：“琴技出众，曲调高雅，凡是老板都这么说，想着法儿让我们掏银子，真要是像老板说的，我给双倍。”温掌柜有些见识，很是自信。

正说着，门帘轻挑，一女子款款进来，福了福说道：

“让客官见笑了，小女子是杭州人，因天军和清军的战事，辗转已来此几年。我知道各位客官从江南回来，因为惦念亲人，很想打听些家乡的情况。是我和

老板说想进来的。”

田玉轩三人略一怔，玉轩抬头看去，只见这女子黛眉轻扫，朱唇微点，一身素净衣裙，口音和相貌倒真是一个典型的江南女子。

“你先唱一曲听听。”玉轩应了一句。

那女子坐下，怀抱琵琶，轻言道：“久客山阴，难再逢春，回忆西杭，渺然愁思。”随即拨弄琵琶吟唱道：

山空天入海，倚楼望极，风急暮潮初。

一帘鸠外雨，几处闲田，隔水动春锄。

新烟禁柳，想如今、绿到西湖。

犹记得、当年深隐，门掩两三株。

愁余，荒洲古渚，断梗疏萍，更漂流何处？

空自觉、围羞带减，影怯烟孤。

常疑即见桃花面，甚近来、翻致无书。

书纵远，如何梦也都无？

好个“一帘鸠外雨，几处闲田，隔水动春锄”。田玉轩不由地说道：“这是宋代词人张炎佳作，客居他乡，思怀故乡杭州的心境，无以言表。尤是‘书纵远，如何梦也都无’的‘无’，看似‘空’、‘无’，细琢磨‘满’是思乡之浓情，却不知从何说起。”

田玉轩有些痴了。这次出门，一别家人数月，让他倒对这苦乐交加、聚散无常的人生多了几分感受，管它愁也好悦也罢，“把酒祝东风，且共从容”。田玉轩忽觉得陡然开阔，有了“云破月来花弄影”的感觉。

赵向义掏出一两银子：“我们确实是刚从南边回来，战事已停。嗯，拿去。”

那女子摇摇头，竟有些哽咽：“谢了，战事停了就好，我心稍安，谢谢各位客官听我一曲，钱就不必了，客官慢用。”说罢退了出去。

不一会儿刀削面便上来了，几许牛肉，几许香菜，几许辣椒。山西的削面令人叫绝，削出的面呈菱形，长短、宽窄、厚薄竟无差别。不禁让人想起师傅用刀削面的精湛场面：一叶落锅一叶飘，一叶离面又出刀，银鱼落水翻白浪，柳叶乘风下树梢。削面削到这种境界，那是极讲究的了。四个人早就惦记着这一口儿了，吃得是一个字——香！



第二章

第二天一早,田玉轩又向赵向义交代了些事情,赵向义便领着一干人马出发了。驼铃在阳光的照射下晃着光,一闪一闪的,酒囊里发出好听的声响,赵向义和他的驼队渐行渐远,消失在晨光里。

当田玉轩带着霍三儿赶往忻州时,温掌柜正带着老王头在太原府的钟楼街一边闲逛一边等着东口取货人的到来。

钟楼街离晋祠不远,极为繁华。路边上的广德盛绸布庄、诚泰珠宝行、景盛酒家、宏顺酒楼生意兴隆,出出进进不曾间断。各种洋货充斥摊点,洋灯、洋钟、洋烟、洋车等吸引众多围观人群。食品摊铺最是热闹,牛肉水饺、各种面食、羊杂碎、老豆腐、攸面饴饴,香味扑鼻,甚是诱人。街道上人来人往、熙熙攘攘,时不时碰到杂耍和唱曲儿的。在街边小巷有时会有肩挑担子的理发师傅走街串巷。

拐过巷口便是鹿鸣楼了。鹿鸣楼以店堂典雅、饭菜精美著称。而温掌柜更看重的是这里的茶点,有的细腻滑糯,入口即化,有的层层酥脆,一触即碎……他把和东口老板派来的洛夫斯基的见面地点就约到了这里。

洛夫斯基是恰克图那边的。多年的生意往来,使洛夫斯基学得了一口较流利的汉语,成了个中国通。

恰克图是清代俄中边境商业重镇。虽是小镇,但中俄双方都很看重其商业价值,还专门就此签订《恰克图条约》。根据条约规定,两国以恰克图为界,旧市街划归俄国,清朝于旧市街南建恰克图新市街。条约还规定,准许俄国商人贸易,其人数不得过二百人,每三年可进北京一次,免除关税。同时在两国边界处的恰克图、尼布楚、祖鲁海尔设互市。“情愿前往贸易者,准其贸易。周围墙

垣栅子酌量建造,亦毋庸取税,均指令由正道行走,倘或绕道或有往他处贸易者,将其货物入官。”

温掌柜寻得临窗的桌子坐了下来。老王头也跟着坐了。

伙计过来:“哟,是温掌柜,好长时间没来喝茶吃点心了。今天有新进的信阳毛尖,您要不要尝尝?”

“嗨,这新茶刚下来不长时间,你这儿就有了?”温掌柜一边说着一边打开伙计递来的茶盒。温掌柜仔细端详又闻了闻,暗道:“这信阳毛尖果然是车云山天雾塔峰采制的,芽壮紧直、嫩绿匀整、白毫显露。”

“嗯,倒是茶中精品,清爽宜人,但我还是更喜欢普洱茶的浓酽醇厚。沏得酽些,再来两样干果。”

“您老稍等,马上就好。”说着递了两条热毛巾过来。

温掌柜、老王头擦拭着脸。温掌柜使劲揉了揉眼角,很是舒坦。

老王头一边擦脸一边说:“温掌柜,我看咱们大少爷天生就是做生意的料。这次到湖北,从谈砖茶生意开始,到后来的一路波折,大少爷都能从容应对,第一次的历练便能如此,将来定能成就大事。”

“是啊。”温掌柜有些感慨,“大少爷行事果断,举止稳重,精细不失大气,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啊!田家的生意会越做越大,这是田家的福分,也是我们的福分。何况田家从不亏待我们,去年老爷给了我一百两银子,让我购置些田产,说是有了家产心不慌。”说着说着温掌柜有些激动,掩饰着把脸转向窗外,朝远处望去,看云在蓝天上飘,鸟在蓝天上飞。

“温先生,临窗远眺,还有这等闲情逸致?”

一听这声音就知道是洛夫斯基到了。咬字还算准确,音调却差得很远,听起来怪怪的,远不如山西话轻和好听。

洛夫斯基瘦高瘦高的,戴了一顶圆的高筒状带边的黑帽子,穿了件没几个扣子的敞口黑上衣和窄窄紧紧的黑长裤,晃着过来就要拥抱。

温掌柜让了一步,抱拳道:“哎哎,别,到此为止。”

说着伸手示意洛夫斯基坐下,端过茶壶斟满茶递了过去。

“一路辛苦。”

“彼此彼此。”洛夫斯基的用词恰到好处。

“温先生,这趟生意我们等了好久了,你们南方的战乱平了吧?”

“战事确实停了,但也伤了元气。尤其是茶农,由于茶道受阻,有的把茶田改种其他,有的荒置下了,所以这次办货困难很多。一是货源少,连量都保证不

了,还谈什么质,幸亏我们和川字茶庄有稳定的关系,才有了这批货,二是价格涨了好多,运费也涨了好多。我说老洛啊,这生意恐怕是越来越难做喽。”

洛夫斯基一边听着一边琢磨着:“看来都遇到难题了。”

“哎,老洛,别发呆,说说你们那边的情况。”

“我们的困难也是彼此彼此。”

“怎么,你们那里也有战乱了?”温掌柜问。

“不不,我们没有战乱。”

“那是为了什么?难道是销路出了问题?”温掌柜不知道洛夫斯基在卖什么关子。

洛夫斯基双手一摊,耸了耸肩:

“销路是没有问题的,砖茶在我们那里和你们北方牧区的重要程度是一样的,这你是知道的。问题出在运费上。”

“运费?”温掌柜很是不解,运砖茶到俄罗斯走东口至恰克图是最近的一条路线了,也是唯一的。

“温先生,说句你不爱听的话,这些年你们大清落后了……”

看到温掌柜要插话的样子,洛夫斯基摆手示意接着说:

“现在的世界变化很快,欧洲的一些国家日益强大,尤其是英国依靠自己先进的航海技术,开辟了海上的‘茶叶之路’。同样数量的茶叶,从恰克图到莫斯科的运费是广州到伦敦的十倍不止。而你们清朝的日益衰落,已经无力再成为一个与俄国相当的经济体。现在俄国自己也开辟了另一条茶叶之路,那就是从天津港海运到海参崴,再经新修的西伯利亚大铁路直达莫斯科。这比我们现有的路线更为经济,也更为安全。恰克图虽然仍然是中俄商业的重镇,但其贸易量却不断下滑,这条商业黄金线早晚会断的。”

“这怎么可能呢?”在温掌柜的脑海里,这大清是世界的中心,这大清王朝是世界的大清王朝。但洛夫斯基的话有根有据,世界变化了,行情也变了,这一批费尽周章的货莫不是……温掌柜还没回过味儿来,突然听见酒楼里一片嘈杂声,人们的神情变得紧张而慌乱。

“嘿,快往那边瞭,那是甚?是黑烟?是甚东西被烧着了?”有人喊着叫着。

温掌柜和洛夫斯基也随着站起身来,疑惑地向窗外看去,果见西南方向浓烟夹着火光滚着往上卷,看来火势不小。

更多的人张望着、议论着。

原来是隔过两条街的东夹巷教堂着火了,不一会儿,旁边的教会医院也着

了,火焰从窗口旋出,浓烟四起。

楼下乱了起来。一群身着黑衣黑裤、头裹红布、手持大刀 of 义和团闯进巷口,在巷内溜达闲逛的、摆摊做生意的、卜字相面的或四散逃离或立于墙边,神情紧张、恐惧、不安。

说起义和团,这得先从早些年来到太原出任山西巡抚的张之洞说起。尽管还曾毫不客气地上书痛骂当时的洋务派领袖李鸿章、刘坤一等,但在太原的张之洞从思想到行动都已发生了变化,俨然成为洋务派。一到山西便成立山西机器局、桑棉局等,并急着筹办山西练军,用洋枪洋炮来武装新式军队。就在山西逐步启动近代化进程的同时,天主教、基督教也在山西迅速传播。但是,随着西教的深入和教民数量的增加,新的信仰与旧有习俗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多、越来越深,终于使得象征中西两种文化之间冲突的义和团运动于山东爆发。当时担任山东巡抚的毓贤默认了义和拳的存在,进而鼓励他们的过激言行,并且将义和拳改名为义和团。后被任命为山西巡抚,上任伊始,毓贤就给义和团配备了数百把钢刀,对进出山西巡抚衙门的义和团首领奉之如上宾。在毓贤的支持下,义和团运动在山西也如火如荼地爆发了,并且已到了温掌柜和洛夫斯基喝茶的鹿鸣楼下。

洛夫斯基正和温掌柜滔滔不绝地讲世界海运的兴起和重要作用,对如此骚动混乱甚是不悦:“温先生,难道就没人来管理吗?”

洛夫斯基一边说着一边靠近窗边朝下看:“这些人太野蛮了,哪里像是文明古国!”

楼下的义和团停住了脚步,他们发现了楼上这个洋人。一群人呼喊着兴奋地冲上了二楼,其中一人一脚踢翻了桌子,举起火枪对准了洛夫斯基。

“洋鬼子!你是干什么的?”

洛夫斯基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住了,脸色煞白,“不不,不能这样,我是做生意的。”

“做生意的?我看是装神弄鬼的吧!”

“杀了洋鬼子!杀了洋鬼子!”人们喊叫着。

还没等温掌柜和洛夫斯基解释,那人就扣动了扳机,就在这一瞬间,温掌柜闪到了洛夫斯基身前。

砰的一声,枪响了。

一束火焰喷射过来,温掌柜前胸一阵灼热,他试图顶住那股冲击力,却发现那股力量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空空荡荡的。温掌柜努力想立住,膝盖软了,全